

清代李渔有“四条命”，各自掌管一个季节，他曾经说，如果一个季节少给我这个季节的花，就等于夺去了我一个季节的生命。

海上顾振乐，岁至颐硕，亦癖爱腊梅。与李渔不同的是，李渔冬日以腊梅为命，顾振乐一生以腊梅自喻。顾振乐，字心某，某即梅之古体。入座不久，顾老便赠我《梅花元素·顾振乐诗文选》，此书述作者一生艺事之点滴。

《梅花元素》封面乃顾振乐自绘梅花图，封底印“数点梅花天地心”是启蒙老师翟树宜先生于70年前为顾振乐三十周岁生日所作。顾振乐生于1915年6月，是目前上海文史馆馆龄最长的馆员，也是上海书法家协会健在会员中最年长者。

顾老性格沉静，心无旁骛习书作画，有时也写诗词。古稀之后仍倾力于拓展篆印技艺，至今捉刀不辍。为庆祝西泠印社成立110周年，99岁高龄的他欣然刻了两方三公分大的对章，这于当今沪上篆刻界恐属绝无仅有者矣。他笑说：治印心手并用，舒筋通脉，凝气聚神，养怡致静，怎不益身健体。

顾老对生活要求不高，饮食也很有规律，不挑食，以素为主，爱吃豆类、花生。鲜为人知的是他每次饭前，都要右手拿筷子保持执笔姿势一刻钟！坚持了很多年，所以101岁的他作起字画仍然手不抖。

百岁老人一心念念服务于社区，顾振乐说：“现在的小朋友不大用毛笔，写字也是电脑打印的多，我看到电视里外国人到中国来学写字，我们的孩子将来却不会写字，这书法要断档了呀！只有大家都来写，大家会写，才会有书法家。”三年前，顾振乐拿出十万元作为《顾振乐文化基金》的第一笔款项，他的倡议得到了亲友、弟子们的支持，这笔钱现在增加到了六十万。他感慨道：“这数字小不过，只能在街道范围内给学生们搞搞活动，写写字。”为不增加家长负担，顾老给孩子们送去了笔和纸，考虑到小学生用墨汁会弄脏衣服自己处理不来，细心的顾老给孩子们配备了含墨的笔。每个学期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写写，写的好奖励奖励。顾老的弟子长宁区书协副主席周焯旻先生也常到现场帮忙指导。

对自己的众多艺术成果，他从不张扬；为复兴嘉定竹刻艺术尽艰辛的开拓之功他从不张扬；对于把与江南著名的古典园林秋霞圃为邻的顾家三进大宅捐给政府，后园划入秋霞圃，宅地建起陆俨少艺术院，他不张扬。嘉定博物馆初创阶段，为丰富馆藏顾老无偿赠予了自藏多年劫后余生的数部古籍、一块一尺见方的新疆鱼化石、一部明清书柬大全（石印善本）及家中唯一留存的一根嘉定名家潘行庸所作竹刻手杖，他也不张扬。

近期有一个老板愿意出高价包下顾振乐一年的字画。一般人会想这件事多好哇，不用出门就有人送钱过来，顾夫人巴珍急了；这样心理会添加负担，要折寿的。顾振乐谢绝了对方的要求，将一切有损于身心健康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人生有亏有盈，有得有失，最主要是如何找到平衡点”这是老人对自己长寿的精辟总结。

顾振乐家祖上两代均为私塾先生，嘉定历史上第三位钦点状元徐麟及其族弟徐鄂是他曾祖父顾晓园之门生，顾振乐秉承祖训，传道授业，他长期致力于书法教育教学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上海科技大学特聘顾老为学校顾问和兼职教授，协助建立中文教研室，成立了人文科学系，在校工作十年之久。此间顾老有关书法篆刻的授课艺术名扬沪上，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工大、财大、铁道学院、复旦大学等纷纷邀其讲课，上海师范大学还专门开设了书法专业班，邀顾老教授篆法与篆刻整整两学期。

羽（以下简称羽）：我了解到您在上海科技大学教授书法时，第一堂课即引起轰动，原本只能容纳近百名学生的阶梯教室，一下子涌来了好几百人，待到书法演示时，四周水泄不通竟将课桌椅踩坏几十只。

顾振乐（以下简称顾）：年轻人能喜爱传统文化，我很快乐！我最大的心愿是中国的传统艺术能真正引起年轻人的关注。

羽：您长期致力于书法教学，在多所高校开设书法鉴赏和技艺课程，您对书法学习有什么建议吗？

顾：学书法最需要“静”、“寂”、“韧”，先要静，要耐得住寂寞，要有韧劲。我对弟子们也说，你得下个三十年功夫，三十年也只是打个基础，到五十岁稍微有点成熟了，六十岁可以拿出来看看了。

羽：是呀，要实实在在做学问，这正是我们普遍缺少的东西。您能说说对传统的看法吗？

顾：真正经典的东西一代代都有传承的，看到过去，我们应该懂得未来。我不反对风格的创新与变化，但创新有度。现在有这样的苗头，热衷炒作，互相吹捧，这与整个社会存在浮躁及拜金倾向有关，只能是一时的，我相信不会长久。当然现在也确实有年轻水平不低，应注意多多扶持他们。

羽：这本《篆刻基础八讲》（201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是您过去上课的讲稿吧，那时候还没有现成的教材，要自己编写的吧？

顾：是的，要制订教学大纲，编写教材，教材内容包括：印章历史沿革、古印铸造、印质印材、主要流派等印学要旨。在实践过程中主要掌握的具体经验和心得体会，在技法上要求简练明白，特别注重示范操作等进行施教。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随行随改，效果不错的。出版前我又作了些补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989年11月，“顾振乐师生书画展”在徐汇区文化馆举办，展出作品160件，开幕之日观者如潮。文史馆王馆

最美人瑞

——海上书画篆刻名家顾振乐专访

羽 茜

长亲自主持，赵冷月、任政、邵洛羊、秦瘦鸥、厉国香、顾翼等均亲临现场，在80年代书界可谓盛况空前。

书画理论家施南池在参观后感慨万千地说：“这才是真正的文人书画呀！多年不见，多年不见了。”翌日作诗赞其书画篆刻艺术：“六法深沉八法

去疾、单晓天等同门之谊却相隔多年，无论解放初、“文革”后，均相互交流勉励，取长补短，大有裨益。

羽：单晓天给您刻过不少印章，你们师兄弟审美趣味有什么不同吗？

顾：我和单晓天单位比较近，交往比较多。他是专业的，方去疾也是专业的，我是业余的，空时

经常一起刻聊天，我们对艺术的见解很接近所以合得来。方去疾的性格也很文的，当时他叔叔开家卖印谱的店，马公愚等几位老先生常去喝茶谈艺，我也在一旁听听，收益良多。

在张师门下数年，顾振乐专攻虞山画派，从临摹元四家入手，先得其门径，而后上溯董巨，绘画制印皆突飞猛进。四十年代商务出版的《上海艺林》将其列入上海著名画家之列。

从1938年至1949年的十余年间，世事纷乱，然顾老在艰难维持家庭的同时，倾心读书习艺，先五年专临《张迁碑》，后五年兼及汉碑十余种和钟鼎石刻等。至各种书体皆得心应手。

由于有深厚的古文字以及篆书的基础，所以在篆刻上自然也易于成功。经翟树宜推荐，顾振乐篆刻受到马公愚、邓散木、朱其石等金石名家指点。他所刻的印力追周秦古玺和朱白汉印，兼收“西泠八家”优点，气韵上堂皇典雅，有书卷味和金石韵味，此纯出学问修养，自辟蹊径。2004年出版《乐斋顾振乐印选》。

一轮干支循环，顾振乐已是一位深谙书、画、治印用笔驰骋之道，海上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了。胡厥文先生高大墓碑上那雄浑苍厚、遒劲飘逸、令人叹为观止的碑文，亦出自其手。顾老也全然秉承了张师的衣钵，从教则诲人不倦，认真对待每一位学生，几十年里往来不下百人，有口皆碑。当代著名书法家、学者曹宝麟先生幼时爱好书画，与伯父顾振乐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羽：您是如何看待上海百年书法发展的？

顾：自上海开埠以后，商业发展，文化艺术兴盛，各地人才集聚到上海。比如我先生是常州人，吴昌硕是浙江安吉人，张大千四川内江人，郑午昌浙江嵊县人，那时的书画家专业的较多，各有特点和实力，上海这个市场大啊，海纳百川，形成海派。解放前从事书画专业的在解放后大多吸收到了画院、美术出版社，原来的个体户成了单位人。上海书法活动最早在60年代初吧，也就是十来个爱好书法的朋友自愿组合进行小组活动，定好时间大家碰头交流，有时在公园里，这样开始的。海派也出了一些人才，像书

法家周慧珺先生、高式熊先生等。

羽：“海派”最开始是很开放的，可谓百花齐放，但是现在外界看上海书法都是“上海面孔”趋同化。

顾：上海人秀气，书法家在创作上胆子不够大。不过海派还是比较注重传统的，上海还是藏龙卧虎之地，除了书协，民间也有写得相当好的。

羽：您关注上海中青年书法人才吗？您对于海派的未来有什么看法？

顾：这些书家也不容易。我看青少年书法比赛，有一等奖二等奖作品看着蛮好，究竟功力深不深，现在还不好讲。过去呢，你十年二十年工夫放下去看不出的，一个人的成长要积累。关键要懂，看前人好在哪，要看得懂。新一代的海派书家要勇于继承，敢于创造，实践海派精髓，不能急，若干年后才会有海派的未来。

羽：就像您说的看懂过去才能看懂未来。有人问王蓬常上海书坛谁写得好，王蓬常说：“我与朱复戡百年之后，也只有赵冷月。”此次赵冷月百年诞辰之际，在中国美术馆进行了展览和研讨活动，影响很大引发了热议。您有首《山水赠赵冷月》：“同庚同馆两书奴，卅载研摹得益多。漫写山川画一纸，怕嫌障壁尚萧疏。”您能评价他的书法艺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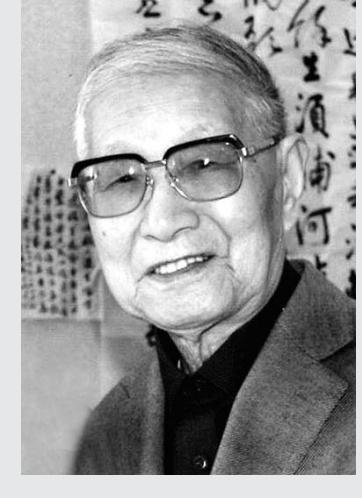
顾：我跟赵冷月一直有交往而且同庚，以前我常过去看看他怎么写，我写的也给他看看。我比较能够理解他。他快80岁时身体原因手抖了，笔拿不稳了，写字无力道不如过去了，写字要退步怎么办呢，就改写“孩儿体”，似孩童天真朴拙，这条路子也是走的对啊。

羽：赵冷月先生的作品在书法界曾受质疑，他晚年提出“松绑”艺术观，说过“我向往豪华落尽的大雅之境”，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横加指责。

顾：他对海派书法是作出了贡献的。最早是吴昌硕，之后马公愚、邓散木、沈尹默、白蕉等人都写王字一路，偏于流畅秀丽，赵先生有自己的一套，由颜体变出来大气厚重。他的传统功底深，化得开来，“孩儿体”去巧去媚，因此我们看他的字天真烂漫，有些随心所欲，以巧拙见长。

羽：也许真正的书家就是坚持不断为书法艺术思考的人。您对当代中青年一辈的篆刻研究，有何看法和印象？

顾：王维有诗云：“分野中峰变，阴晴万壑殊。”当代的篆刻也是如此，分野大，流派多，可以说令人无所适从，吃不准也摸不透。总之，创新之路的



顾振乐，1915年出生，字乐斋、号心某，斋号蕴迟阁，上海嘉定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早年学习书法篆刻，得邓散木、马公愚等名家指导，拜山水画家张石园为师，专攻虞山画派。曾作为上海市书法代表团成员出访日本，两渡扶桑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出版有《顾振乐书法作品选》、《顾振乐书画集》、《腊梅元素——顾振乐诗文选》等。曾获文化部文化名人特别奖、西泠印社“终身成就奖”。

空间非常大，拿目前来看，各有各的变法，和平共处比较好。最后会出现优胜劣汰的结果，那是多少年之后的事。

羽：高式熊先生赞誉：“乐斋兄之印风如其人，精致与谨严不乏幽默，在传统的经典里藏掖了他自己的经典，十分可贵。”您迄今为止共刻了多少方印章？

顾：过奖了。共刻了三千多方吧，分两个时期，“文革”前的都毁了，可惜呀，“文革”后至今的都在。

常用的印章我都自己刻，最近刻不动了今年只刻了一方。99岁时我给西泠印社刻了两方对章。

羽：这可能是篆刻界的历史突破了。

顾振乐寄情于山水，三上黄山，四登泰山，顾老不服老，95岁的他泰然举步登上了矗立于蛇山之巅的黄鹤楼！他至今珍藏着平生第一次去杭州游玩写的《旅杭散记》三十则（为文革漏网之物），写的文言文，用工整的小楷写就。

“耕砚不辍垄上走，乐我生平乐忘休”，顾老爱吟咏，他用古体诗来记录自己的生活感慨，以诗入画。他的诗不用大量典故，诗风平易通俗。顾老自觉就教书与书画而言，写诗尚属“业余”，自己把玩而已，常常为此“捻断几根须”，好句子常在午夜冒出来。窃以为顾老的诗不是写出来的，是做人做出来的，像他那样的胸襟、抱负，决定了他诗的品位，传达的是自己的心灵之声。《腊梅元素·顾振乐诗文选》收录了顾老90岁以后写成的一百余首诗。

《腊梅元素》后记中，顾老特别提到“要感谢与我相濡以沫的老伴，她原本是大家闺秀，嫁给我这一介书生，养育了一大帮孩子，操持起如此一大班子，借一句时尚话‘功劳薄上有你的一半’耶”。顾顺麟说：“父亲只有远大的愿望而没有近虑。为此，他要我母亲和他竞赛，看每天，每顿谁吃得多，睡得好，他要为母亲定目标，再过二年是母亲的百岁，2017年1月15日是他俩喜结连理的八十周年……要快快乐乐地坚持下去。父亲当着我们的面对母亲说‘就这么定了，不好赖的，来拉钩！’两双几乎抚摸了一个世纪年轮的手亲热地握在一起……”

顾顺麟说：“父亲只有远大的愿望而没有近虑。为此，他要我母亲和他竞赛，看每天，每顿谁吃得多，睡得好，他要为母亲定目标，再过二年是母亲的百岁，2017年1月15日是他俩喜结连理的八十周年……要快快乐乐地坚持下去。父亲当着我们的面对母亲说‘就这么定了，不好赖的，来拉钩！’两双几乎抚摸了一个世纪年轮的手亲热地握在一起……”



顾老近作·菩提心



顾老近作·菩提心

书法神探曹宝麟（二）

于雷鸣

此不敢再犯矣。

对老师来说，得天下之英才，传道授业解惑，是幸福的；于学生而言，有机会在一流的大学，向一流的大师问学，也是幸运的。两者相遇，谓之因缘。

1978年5月，中断十多年的研究生招生制度开始恢复，北京大学王力教授的古汉语专业硕士点获批。这一年首招五人。听到这个消息，曹宝麟决定一试。他按照考研的“参考书目”，辗转从广德中学一位语文教师那里借得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四册中的两本，而《汉语史稿》则闻所未闻。当时曾发红头文件，“恩准”在职人员休假，复习迎考，故曹宝麟得以回到上海。此后一段时间，他每天带上面包、开水，一大早就赶到上海图书馆，对照书单，一本接一本，边看边做笔记，天天都到闭馆才离开。那年夏天华东大旱，树叶焦黄，水塘见底，而端坐在上海图书馆的他，正可谓“久旱若逢甘霖”也！

曹宝麟是在广德参加的研究生全国统考。7月，他接到通知，到北大参加笔试与面试。面试结束回安徽，车过泰安，天还未亮。曹宝麟中途下车，平生第一次登泰山。那天，他兴致很高。云步桥下五彩斑斓，千姿百态的涧石令他流连忘返。他挑一块，抱回家，把玩再三，题诗于石上：

此是泰山涧底石，流波烨烨焕五色。

若非先生怜持归，娲皇炼徐何认识。

曹宝麟把这首有所寄托的诗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寄给王力先生。

中秋节这一天，曹宝麟收到了北大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他后来才知道，尽管他专业分较高，但外语甚差，是王先生“力排异议”，他才被“破格录取”。《晏庐诗卷》列此诗第二，以示不忘先生“再造鸿恩”。

曹宝麟从此频繁出入于北大燕南园60号王力先生的“府邸”。这是一栋灰色的西式别墅，位于整个燕南园的中央，环境恬静幽美。从1956

年开始，王先生就一直是这座小楼的主人。他的大量著作和论文，都是在这一完成的。或许是经常出入此地的缘故，曹宝麟好几次被客人误认为是王家的儿子。曹宝麟说：“是先生赏识我，我才有幸得

到此一游。我真的很想当他们的儿子，但哪有如此洪福！”

1980年8月10日，王力先生八十大寿。曹宝麟赋诗一首：

羹翁耄耋小期颐，自许千篇老不衰。
宇内斯文钦泰斗，门前樗栎仰培滋。
劬劳庶弭亡羊恨，嗟嗟何惭典午仪。
天遣多才复多祜，人间寿考一宗师。

“典”，有掌管之意，“午”，为生肖马。颈联中“典午”隐指司马。在曹宝麟看来，先生的《汉语史稿》就像司马迁的《史记》一样伟大。他把这首诗抄录在宣纸上，经荣宝斋装裱后，作为寿礼送呈恩师。王先生很喜欢，就挂在了书房。此诗后收入王力先生《龙虫并雕斋诗集》（北京出版社，1984，页299-301）附录。

1980年下半年，为准备硕士论文，曹宝麟查阅资料，对甲骨文中有关手铐等械具进行了专题研究，写出了五万多字的论文。因王先生批“大而无当”，只好临时“改辙”。或许是因为硕士论文的“沉痛教训”，才让负笈三载的曹宝麟取得了真经，练就了“抱瓮入灌”的看家本领：

负笈三载，体会最深的，莫过于了一师“例不十，法不立”的至理名言。这句话反映的治学精神，与乾嘉诸子是一脉相承的。我不讳言有过被先生斥为“穿凿”的沉痛教训。因此，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就把我变得谨慎起来，我不敢先有结论再胡乱从辞典寻几个显例足成其说，而是到原始材料中孜孜以求，用实例证明某一想法。

为了找一条资料，往往不惜采取披沙简金、炼石提铀的原始方法。对此我是唯恐不然费苦心的《抱瓮集》，原版自序，页2)。

手卷至此，曹宝麟跋曰：
余毕业论文原拟题大而无当，先生严斥为“穿凿”者多处，故改辙为《诗骚联绵字辨议》。先生批“发前人所未发者”亦数处，首先答辩。

